

五輩は猫である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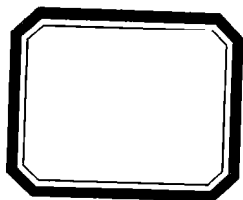


我是猫

〔日〕夏目漱石 著 刘振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五輩は猫である

我是猫

〔日〕夏目漱石 著 刘振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是猫/[日]夏目漱石著;刘振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9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ISBN 7-5327-3399-8

I.我... II.①夏...②刘... III.长篇小说—日本—近代 IV.I3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86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我 是 猫

[日]夏目漱石 著

刘振瀛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343,000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3399-8/I·1807

定价: 17.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我是猫》发表于1905年，是作者夏目漱石的处女作，也是使作者赢得不朽文名的作品。

这部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它含有种种复杂的笑的要素，作品的每一篇章都充满了笑声。有对自己人的轻松的调笑与嘲噱，也有对作者所厌恶的对象发出的冷笑与讥讽。

日本的文学批评家中村真一郎把《我是猫》作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滑稽小说”推崇。是否以滑稽小说来概括这部作品，虽值得商榷，但他在指出有关滑稽小说的作用时，却有值得听一听的地方：“在某种紧张的情况下，当人们感到无法解决、濒临绝望时，有人在心理上保有余裕，大肆调笑，令人捧腹绝倒，然后在笑声中振奋人们脱离这种境况的勇气。”这表明笑是引导读者的一种艺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在于引导读者驱散郁积在心中的愁云，在于振奋读者的精神，激起对现实的反思，燃起爱与恨的火焰。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笑，笑必然带有各式各样的感情。在这部作品里，作者笔下的一群知识分子显然是自己人，他们发出的笑声，基本是轻松的笑，调侃的笑，揶揄的笑，有时也带上一些凄苦自嘲的味道。但在这种自嘲背后，隐藏着一种自爱自怜的感情。作者对其厌恶的、要鞭笞的对象，则换成另一种笑，那是轻蔑的笑、鄙夷的笑，是把笑作为有

力的讽刺武器。

《我是猫》除了对特定的人物发出种种带有感情色彩的笑声外，还构思了一个担任叙述者角色的“猫”，它是叙述者，又是“哲人”，它俯视日本当时的社会，俯视着二十世纪所谓现代文明的大潮，发出种种嘲弄与讥讽。然而它毕竟是只猫，那就不能完全脱离生物的属性，这样，它嘲笑了人类社会，嘲弄了豢养它的主人，也不时扮演喜剧的角色，给读者提供了许多轻松、滑稽、幽默的笑料。

《我是猫》就是这样的笑声大合唱。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作品的笑进行一些剖析，看看作者通过笑的手段力图把读者引向何方，看看作者使用了哪些艺术手段构筑了笑的艺术殿堂。

《我是猫》的笑素首先表现在作者以穷教师家里的猫为整个情节的叙述者，这是很奇特的艺术构思。

一只被巧妙拟人化了的“灵猫”，它具有猫特有的生态习性，显示了许多可笑的动作与行为，也是一只善思索、有见识、喜议论、好调侃并富于正义感的猫。它为教师所收养，当然要带上某种知识分子的习性，但在发表议论或吐露妙语警句时，它又高踞于主人之上，对主人极尽调侃、批评之能事。它记录下主人一家——孤僻狷介的主人、未能免俗的女主人、喜欢捉弄它的三个小姐的言行；也记录了主人狭小生活圈子的几个座上客，观察他们的声音笑貌，剖析他们的心理，评论他们的种种可笑行径。

猫的观察富于机智，它的目光首先落在当穷教师的主人苦沙弥身上。作者以幽默的笔致，描写了猫眼中的苦沙弥的性行：

主人难得和我见上一面。听说他的职业是教师，每天从学校一回来，就一头钻进书斋，几乎再不出来。……我时常蹑着脚儿偷偷窥探他的书斋，见他经常大睡午觉。有时把口水流到摊开的书本上。他消化不良，所以皮肤淡黄，缺乏弹性，没有生气。可是他食量很大，每次填饱肚皮之后，就吃胃散，然后摊开书本，读上两三页就发困，往书本上流口水，这是他每天晚上重复的“功课”。我虽然是一只猫，却时常想：“干教师这一行实在是惬意。如果我生来是人，我就只做教师。……可是，据我主人说，再也没有比做教师更辛苦的了。”

作者通过猫眼介绍主人苦沙弥的形象。不难看出猫作为叙述者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对苦沙弥的形象使用一般的客观描述，就会显得夸张、不自然，如果不这样写，又会显得平淡。但通过猫之口，以幽默风趣的口吻加以叙述，就把苦沙弥这个知识分子的习癖幽默地刻画出来而不显得夸张了。显然，作者对苦沙弥这个作者自身的影子抱有自嘲的态度。作者对“像牡蛎一般把自己藏在壳里”，只在书本里讨生活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习癖，抱有自嘲的心理。从反面说，这种重知识、爱学问也是知识分子的自负。这从以后猫在反复描述苦沙弥如何大讲知识可贵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来。

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嘲弄，并不能缓解知识分子对自己社会地位低下深感不满的感情。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低下，按通常的观念，则以“贫穷”为表征。对于这点，作者使用了侧击法，十分滑稽地描写了猫与邻居车夫家饲养的大黑猫的一段对话，揭示了苦沙弥是如何因贫穷而受到轻蔑的：

十月里的一天，小阳春天气……我漫步来到茶园。……我看见有一只大黑猫把身子压在枯菊丛上埋头大睡。……它具有堪称猫族大王一般的魁伟体格。……就在这时，小阳春时节微微吹拂的和风，轻轻抚弄着伸展到杉树篱笆上的梧桐细枝，稀稀落落地飘下两三片桐叶到枯萎的残菊丛中。这位大王突然睁开他那双圆



的眼睛。……他一动不动……质问我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作为大王来说，这样用词不太文雅，可在那声音深处，毕竟使人感到有一种力挫猛犬的力量。我想如果不向他寒暄几句，将是很危险的。于是我竭力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冷冷地回答：“在下是只猫儿，还没有名字。”……他以极为轻蔑的语气说：“啥？你也是猫？真叫俺恶心。那么，你住在哪儿？”那口吻简直是目中无人。“我就住在这个教师的家里。”他接口说：“俺早就料到是这么回事，看你瘦得皮包骨样子？”……

以上这段引文，只是猫讲述它与大黑猫交谈内容的一部分，作者利用教师家的猫与人力车夫家的大黑猫各自使用了切合它们主人身份的口吻，十分风趣地描绘出了各自的神态。而对话的眼目则在于揭示教师的清贫如何招来社会的轻蔑。教师家收养的猫必然“瘦得皮包骨”，这既是可悲的现实，也是那自甘寂寞的苦沙弥先生的自负心态。这种自负心理也表现在猫对大黑猫的讥笑，认为它“毫无教养”，“是个野性十足的猫儿”，“只知仗恃身强力壮”，“是个头脑简单、容易驾驭的猫”。

作品一方面使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来刻画作品中主要人物苦沙弥，另一方面也使用直叙法，描写了猫眼中苦沙弥的种种可笑、迂阔的言行，嘲弄了苦沙弥的虚荣心、自负心及知识分子的种种怪癖。但不管猫怎样调笑与嘲弄，猫对苦沙弥（以及与他臭味相投的其他几个知识分子）的态度往往带有虚贬实褒的味道。如猫在讥笑苦沙弥与他的朋友开玩笑时，又说这些笑话“不落俗套”是其可取之处。可见猫嘲笑的利刃自然另有所向。

《我是猫》这部作品不在于写故事情节，而是在于写置身于社会现存秩序之外的知识分子化愤为笑的心理。作品唯一能表现小小曲折的是穷教师苦沙弥与“实业家”金田的一段冲突与矛盾。这个在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途中暴发起来的实业家金田，恼恨穷教师苦沙弥不屑在金钱的化身金田夫人面前低首下心，于是暗中捉弄苦沙弥。对于这一矛盾，猫的嘲讽与讥刺显然已不是对待苦沙弥等人的那种自爱自怜式的嘲弄，而是直接的冲刺。如写猫自告奋勇去金田家窥探动静时，

所发的议论就十分明显：

金田君是个堂堂的实业家，当然不必担心他会像熊坂长范（传说中的大盗）那样挥舞起五尺三寸长的大刀。但据我从别处得来的信息，据说他有个不把人当人看的病症，既然他不把人当人看，那么他当然也不会把猫儿当猫儿看啦。由此看来，一旦生而为猫，不管如何德高，在进入他的宅邸时是万万粗心大意不得的。

猫的这段短短议论，虽然带有滑稽幽默的笑声，却充溢着鄙夷与厌恶的感情色彩。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中使用了许多笔墨，对金田夫妇的面部特征作了漫画式的夸张，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在作品中，猫除担当叙述者、评论者的角色外，作者还以诙谐式细致入微的情景刻画，描写了猫自身演出的许多喜剧。如偷吃年糕被粘住嘴巴，被家人嘲笑为“猫跳舞”，捕鼠失败而被老鼠咬住了耳朵。在这些描写中，作者一方面尽力把猫所演的喜剧刻画得滑稽可笑，另一方面又通过猫自身的描述，插入猫自身的感想、警句、妙语，展现生活现象中的心理机微，为作品增添了奇警谐谑的成分。

猫自身演出的喜剧，有时还带有隐喻式的讽刺效果。如描写猫在墙头做例行“运动”的场面就含有讽喻意味：

我刚在竹篱笆上绕行了一半，邻居的屋顶飞来了三只乌鸦，在我五六尺的前方整齐地排列着。这是一群不请自来的家伙，专来妨碍人家的运动。尤其是它们来历不明，连个户籍也没有，居然随便飞到人家的院墙上来，真是岂有此理！我想到这里，便向他们喊道：“喂，我要过去，躲开！”最前边的那只乌鸦朝我这边嘻嘻地笑着。第二只乌鸦死盯着地瞧着主人的院子，第三只则在竹篱笆上反复擦他的嘴，他们肯定都是吃过什么东西以后来的……肯定都不是好东西！退却乃万全之策……我正在这样寻思，那扭头向左的家伙叫了声“傻瓜”，第二只也跟着叫了声“傻

瓜”，而最后边的那个家伙，更是多蒙他费神连叫了两声“傻瓜！傻瓜！”虽然我一向温厚，不过这次我可不能轻易饶过他们。我决不能退却，俗语说“乌合之众”嘛，别看他们是三个，说不定都是些意想不到的软骨头。……遗憾的是，不管我怎样发火，也只能慢慢向前挪步。我好不容易离先头的乌鸦只差五六寸了，……就在这时，这三个勘左卫门（乌鸦的戏称）就像事先商量好了的一般猛地扑扇着翅膀，飞起一二尺高。他们扇起的风突然刮到我的脸上，我大吃一惊，一下子踩歪了，咚地摔到了地面上……我抬头从墙根向上一看，那三只乌鸦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一起伸着尖嘴向下看我哩……

这段描写，写得如闻其声，情景如画。那三只乌鸦的骄横之态，对猫的蔑视，猫的心理活动：从气愤到思忖着退让，受到侮辱而决心奋然前进，终于失败，感到再次受乌鸦的侮辱而无可奈何。作为拟人化的乌鸦与猫，被刻画得活灵活现，从而酿成十分滑稽的效果，令人发噱。作者不多不少地把三只乌鸦作为骄横可厌的形象来构成这段可笑的故事，对日本读者说来，很可能诱发出言外的联想。在日本语言中所谓“三羽（只）鸟”是个常见的词，它是作为某某集团的三个头面人物的代称来使用的。正像引文中猫将这三只乌鸦称为“乌合之众”那样，这里又可将这三只乌鸦看成是某一集团势力的形象化。因此作者这样描写，除了追求拟人化的滑稽效果外，显然映射出作者一贯的反俗精神。根据作者在成为作家之前所写的片断，作者站在启蒙主义者的立场，认为邪恶势力总要恃众凌人，使正义之士遭受侮辱与损害，因而强调“排众数、任个人”的独往独来的反俗精神。这种思想不但贯穿于这部作品中，也构成了作者继这部作品写成的另一部小说《哥儿》的思想底流之中。只不过作者为了追求滑稽的效果，把这里的乌鸦与猫的较量有意归结为猫的失败，正像紧接这段描写之后，作者使猫发出感慨：“既然他们是一群乌鸦讨厌鬼，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和实业家急于压倒我家主人一样……都是无可奈何事。”这种自我解嘲，其实是暗藏着作者对现实的冷笑。

总之,猫这一构思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生命所在,也是这部作品富于洒脱机智的来源。猫所引起的笑,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大体说来,除了猫自身演出的种种喜剧、可从中获得富于机智的幽默感外,猫的笑还指向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对他们发出揶揄、调侃的笑;在指向猫的主人所深恶痛绝的“活支票”或“活死人”的实业家时,则发出无情嘲笑,这时猫便明显地同主人站在一条线上,调动一切可以嘲弄、讥笑的手段,在笑声中流露出谴责的激越音调。而这一切,都是作者巧妙地构思出猫这一角色,使之在艺术表现的天地里得以随意驰骋。

二

在《我是猫》中,作者调动了可能成为笑素的一切表现手段,除了驱使猫在叙述作品中所有人物的言行时带上谐谑性的口吻外,也往往使用客观叙述的手法,将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他们自身的语言加以揭示。作品通过苦沙弥、迷亭、寒月、独仙、东风等人物,在苦沙弥先生的破旧客厅里所发的高谈阔论,揭示出他们以“清谈”来掩盖他们内心的空虚、对现实的嘲笑与愤懑。这些知识分子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各有不同:苦沙弥对现实的执着,遇事大动肝火;迷亭玩世不恭;寒月讲究情趣,遇事无所沾滞;独仙消极退让;东风喜爱粉红色的唯美世界……他们各有所执,但有一个共同点吸引他们走到一起,那就是重视知识、热爱学问而厌恶市侩们所追求的荣利。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以诙谐的语言发泄他们的所爱所憎,或互相调笑以表现他们同气相求。猫则不时凑趣,从旁对他们加以调侃和评论。把这些人物的语言汇合在一起,便反映出



这些不阿附世俗的知识分子的种种复杂心态，虽然这些复杂心态往往披上一层夸张和滑稽的外衣。

但是世界并不总是像苦沙弥客厅里那种清淡竟日的世外桃源，无端闯进来的，正是他们素所厌恶的铜臭熏天的金田夫妇。金田以他的金钱驱使人们来扰乱苦沙弥的生活，还驱使苦沙弥的老同学——一个拜金主义的知识分子铃木藤十郎来窥伺苦沙弥的动静。这个出现在苦沙弥客厅里的异己稀客，反映出关在书斋里的苦沙弥毕竟逃离不了人间烟火。

作者在处理金田夫妇与铃木藤十郎时，由于对前者恶甚，对后者稔甚，于是采取一种夫子自道的手法，通过他们自身的话语，直截了当地剥开他们的丑陋灵魂。当然，这三个人物的语言都是以丑为美的，因而起着反语的效果，使读者愤然失笑。如作品在描写铃木藤十郎衔金田之命去苦沙弥家打探消息时的对话，一个是不谙世事而直言的苦沙弥，一个是信奉市侩哲学而力求圆滑的铃木，于是对话妙趣横生。特别是下面这一小段对话，可谓对资本家尽极挖苦之能事：

“我从学生时起，就讨厌实业家，为了赚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用过去的话说，就是唯利是图的‘素町人’嘛。”我家主人面对实业家大放厥词。

“那也不见得。也不能都这样说呀。是有点低贱，不过，如果没有和钱一起去情死的决心是干不了这一行的，钱是个难对付的东西，这是我刚才在一位实业家的家里听来的话。据他说在赚钱这个问题非得使用‘三（缺）学’不可。也就是说，必须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这就是所谓三缺术嘛。你看这说得多么有意思啊。哈哈……”铃木得意地说。

“是谁？说这种话的蠢货……”

“一点也不蠢，他是个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哪。在实业界也是有点名气的人。你不认识？他就住在前边的胡同里……”铃木说。

“金田？我当是谁呢。那个家伙……”主人轻蔑地说道。

这种描写虽然有些夸张的成分，却的确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讽刺了市侩哲学的丑恶本质。如果把这段描写与下边猫偷听到金田与铃木在街头的一段对话联系起来，则不难看出作者对铃木这种投身到金钱世界去的知识分子的讽刺并不亚于对金田的鄙视：

“唔，苦沙弥怎么啦？”铃木先生问。

“也没什么，不过从那次事件以来，我总感到心里不痛快……”阿藤说。

“可不是嘛。这完全是苦沙弥太傲气了。他本来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嘛。太不识相了。”阿藤说。

“问题就在这儿嘛，说什么不对金钱磕头，实业家算老几，说的全是这种傲慢不逊的话！所以我想，你不服气就让你尝尝实业家的厉害。这一阵子我已经稍微惩治了他一下，不过，他还是硬挺着呢，真是个顽固透顶的东西，哎，真想不到啊！”金田说。

“真是缺乏利害观念的家伙，打肿脸充胖子。他这人一向就是这么个怪脾气，根本不懂得算算自己是否会吃亏，所以难调理。”阿藤先生说。

“啊哈哈，的确是难调理哩。我想了好多招数，最后终于让中学生搞了他一家伙。”金田说。

“这主意妙极啦。怎么样，见点效了吗？”阿藤问。

作者这样刻画这两个人物，旨在讽刺肮脏的灵魂，而运用了反语技巧，就不须借助猫对苦沙弥揶揄式的评论来肯定苦沙弥狷介自好的品质，而是通过铃木追随金田的话语大肆贬低苦沙弥来取得虚贬实褒的效果。讽刺的目的在于嘲笑邪恶，而铃木对苦沙弥的嘲笑恰恰反弹回来，成了对铃木自身的市侩哲学的极大嘲笑。

当然，这种以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作者所憎恶的种种可鄙的嘴脸，在这部作品中始终是与整个作品夸张的、谐谑的浪漫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这部作品的独特的风格就无由形成。



三

一部以种种复杂的笑为生命的作品，它的艺术形式、艺术语言必须有它的独到之处。《我是猫》除了构思新奇外，它在艺术形式与语言风格上又有哪些特点呢？

一、尽力调动大量夸张的表现和新奇的比喻。二、活用了具有日本语言特色的反语。三、运用了轻妙的对话术。四、文风飘逸轻快。当然，这些特色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相辅相成的。

作品在巧妙地使用夸张的表现和新奇的比喻方面是随处可见的。那些气味相投的知识分子在苦沙弥的客厅里互相善意地嘲谑时，或争奇斗胜地讲故事、编造笑话时，或在写信、朗读诗句时，都离不开有意的夸张；在他们所厌恶的金田妻子来访后，他们又是模拟演说又是作诗来嘲笑她那高得出奇的鼻子，谐谑到了极点。作者利用日语中“高鼻子”又意味着“高傲自大”的双重含义，使他们对金田妻子的品质肆意调笑。作者在这种夸张和新奇的比喻中，不但发挥了日语语义双关的特色，还借助古汉语中的词藻以增大夸张的效果。

在谐谑气氛中忽然板起面孔说话，也会起到夸张的效果，引读者捧腹。作者屡次运用这一手法，在轻松滑稽的描述中忽然导入庄重严肃的逻辑思维，造成亦庄亦谐的特殊艺术效果，这是作者叙述技巧上的成功之处。如描写铃木奉金田之命去访问苦沙弥时，作者插入了一段非常滑稽的猫与铃木之间的哑剧，它充分发挥了这种亦庄亦谐的调笑作用：

铃木无心地往女佣摆好的坐垫看了一眼，不知什么时候一只

猫大模大样地坐在上面。不说也明白，它就是鼎鼎大名的在下喽。这时，铃木君的内心一瞬间涌起了一阵波澜。这个坐垫不用说是特为他放的。而在他坐上去之前，就被一只奇怪的动物大模大样地蹲在上面，这是破坏他心理平衡的第一个条件。如果这个坐垫在请铃木君坐上去之前，空荡荡任凭春风吹拂，那么也许铃木君为了表示谦恭之意，会在主人说声“请坐上去”之前，就在硬邦邦的席铺上一直忍耐下去。但是，在迟早应由自己占有的坐垫上，不打招呼就坐上去的如果是人，那还可以忍让，可居然是只猫儿，真是岂有此理。……这是破坏铃木君心理平衡的第二个条件。最后，还有这只猫儿的态度更惹他生气。他哪里有半点儿感到内疚的神色呀。而且居然以傲岸不逊的态度，坐在根本无权坐的坐垫上，眨着那双不惹人喜爱的圆眼睛，注视着铃木君的脸，仿佛在说“你老兄是谁呀”。这是破坏铃木君心理平衡的第三个条件。

对于铃木这样一个可鄙的人物进行调笑是理所当然的。但构思出这样奇妙的情景，令人叹服。作者在充满诙谐、嘲弄的情景中，使用了“破坏铃木君心理平衡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这类夸大其辞的心理推测，使整个情景出现了亦庄亦谐的滑稽感。最后则说：“为什么他不敢处置我，以发泄他内心的不满？看来这完全是出自铃木君那种作为人类的一员要维护自己的体面而自重的心理。”这样就嘲笑了铃木热中于维护体面的虚伪性。

如果说在描写铃木与猫暗斗的滑稽场面时，在分析铃木的心理上使用了夸张表现以增加笑的效果，那么在描写猫儿偷吃年糕粘住了嘴巴的可笑场面时，作者一方面夸张地刻画了猫儿拼死挣扎的种种滑稽动作，一方面又写在这一过程中猫儿三次发现“真理”，并由猫儿自己在发现第二个“真理”时说出“真理嘛，倒是发现了两个之多，可年糕依然粘在嘴巴上”。这种在滑稽可笑的场景描写中忽然掺进机智性的、逻辑性的妙语，是本书反复使用的手法，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

反语，大量使用反语，是这部作品十分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法。作者使用的反语大体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其他文学作品中也会常见的

反语表现,即将应褒的事故意以贬语出之,或相反将应贬的事以褒语出之,形成虚褒实贬、虚贬实褒的强烈效果。另一种则是作者在本书中独特运用的手法,他利用日本语言中大量存在的复杂的“待遇表现”的特点,来取得滑稽的、嘲弄的效果。所谓“待遇表现”是指对话的人或叙事的人都要考虑与听的人的关系,在称谓、动词、语气词等选择方面,都要考虑是用敬语或是用谦语以适合双方的身份。这种“待遇表现”如果运用得恰当,则构成一般交际语言,人们不以为怪,如故意颠倒了“待遇表现”就会形成嘲弄或讽刺,由于日本语言中“待遇表现”特殊发达,层次十分烦杂,作者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以追求反语效果。当然这种颠倒使用“待遇表现”虽然主要会形成嘲弄与讽刺,但用于亲密朋友之间,则只起一种玩笑或诙谐的作用。《我是猫》这部作品正是利用了日本语言的这种特点。书中几乎到处运用反语,达到讽刺、诙谐的作用。如玩世不恭的迷亭经常满口诙谐,他在调侃性情“迂腐”的苦沙弥时,就经常故意使用过当的“待遇表现”进行毫无恶意的调笑。在猫儿叙述自己的行为时,也经常使用过当的“待遇表现”。从某种意义说,这又是一种故做庄语,或故意郑重其辞,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夸张。如猫儿这样的叙述:

因为我以为自己已经彻头彻尾变成人了,所以对不再往来的猫儿的行为,就没有什么值得费笔墨的了。不得已,只好来讲讲迷亭、寒月几位先生的事儿,聊以塞责,敬请读者海涵吧。

这里的“聊以塞责、敬请读者海涵”是意译,在原文中是用好几个待遇表现的词组成的。作者为了取得语言的谐趣,故意使用了这种过分的郑重语气。这类反语,大多无法直译为另一种语言,如写猫儿偷吃食物时,猫儿提出女佣阿三也经常偷吃主人的食物为例,在原文中使用了:“失敬了一回顶戴了,顶戴了一回失敬了”。“失敬”意味着“偷”,“顶戴”意味着“吃”,这无非是说阿三也常偷吃,但由于使用同义反复的过当“待遇表现”,造成十分谐谑的效果。这类十分风趣的反语在原文中大量出现,给翻译造成困难,有些是无法译出的,有些虽勉强译出,

也会失去原文这类反语的神韵。

关于上文所说的第一类反语,在作品中也不断出现。使用这类反语,目的大多在鞭笞对象。如猫儿在了解了实业家金田施用阴谋诡计后,大发了一套反语式的议论:

地球以地轴为中心进行运转,我不了解这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它。不过,推动整个社会的,千真万确是金钱。懂得这种金钱力量并能自由发挥金钱威力的,除了实业家诸君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太阳平安地从东方升起,平安地向西边落下,这也全托实业家的福。我过去受不明事理的穷措大收养,一直不了解实业家的好处,这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从这点来说,顽冥不灵的主人这次恐怕也不能不有所醒悟吧。如果他死死地坚持他那顽固不化的主意,那就太危险了。……

这种反语虽然也是构成全书整个笑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已是气愤的笑,是对资本家无情的热骂了。同样的反语讽刺也表现在作者对“道德败坏”与“教育功效的无能”的痛愤上。如通过猫儿之口叙述受金田指使对苦沙弥捣乱的中学生时,作者也利用这种反语作了有力的讥刺:

(这些中学生)一进来就唱起那闹哄哄的歌来,或故意高声讲话。而这些君子们的谈话也与众不同,满口都是“你小子”“去你妈的”之类的话。……主人又从书斋里跳了出去,抓住一个最擅长使用这类君子口吻的人,责难他为什么又闯进来。这位君子立刻忘了“你小子”“去你妈的”这类高雅的语言,而使用了颇为下等的语言说:“我还以为这里是学校的植物园呢。”……形势越来越险恶,教育的功效也就越来越明显。……

反语用在这里便成为有力的嘲笑的武器了。

作者在运用轻妙的话术方面:谈话者讲得活灵活现,又故意甩出许

多悬念以增加活泼的气氛，而听者善于配合，插科打诨以为笑乐。这种话术技巧的巧妙运用，也是这部作品引人入胜的特点之一，运用之多不胜枚举。这种场面大多出现在苦沙弥和他的朋友之间的清谈当中。这类谈话有的只是为了谈谐，为人物的性格着色敷彩，有的则略带嘲弄的含义，而有的甚至大讲荒诞不经的故事，使之带上强烈的讽刺含义。如迷亭讲述维新前由卖菜人将女婴放在筐里沿街叫卖的故事，卖女婴与买女婴人的问答是既荒诞又夸张的，但却由这个笑话引出苦沙弥客厅里这群知识分子的议论。其骨子则在于嘲笑旧时代将妇女看作是私有物，可以随便买卖，并对妇女的贞操加以极端的侮辱与怀疑。而对于所谓受二十世纪新潮支配的妇女，则用寒月的一段话进行了同样的嘲笑：

“最近一段时间，女孩子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或在合奏会、慈善会、游园会上，都在自己出售自己，好像是说：‘您想不想买我？哟！不想买呀？’所以再也不需要雇那些卖不成菜的人来喊什么‘买不买女孩儿呀’，搞那种下流的委托贩卖啦。人一旦增加了独立性，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段话对所谓的“新女性”似乎又是肯定又是否定。其实这是作者在本书中批评精神的一贯立场：既否定了封建的、落后的旧事物，而对于进入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拜金主义、强烈的个人主义等又深感不满。这段对话虽然以迷亭的夸张而又荒诞的笑话为开端，实际上作者的用意则在于嘲讽那些在人格独立的幌子下现代男女关系由金钱（地位也是金钱的代替物，如金田一定要寒月能取得博士头衔才把女儿嫁给他）决定的买卖关系。

《我是猫》的文体飘逸轻快，是早为识者所一致赞许的。鲁迅就曾经赞许这部作品“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所谓轻快洒脱就在于作品自由自在地运用了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不为西方小说的模式所拘，往往设想出读者所想象不到的新奇、警辟、幽默、滑稽的场面，激发起读者在狂笑中咀嚼它的余味；而所谓富于机智则是说它在谐谑中不断出现如珠的妙语，洞见人情、社会的机微，往往在滑稽谈谐中一语道破，剥下邪